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四 年

第 一 號

第三九七次會議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

紐約成功湖

目 錄

第三百九十七次會議

	頁數
一. 臨時議事日程.....	一
二. 主席及新理事致辭.....	一
三. 通過議事日程.....	二
四.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二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見按月刊行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各項文件均以大寫字母附以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四年

第一號

第三百九十七次會議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General McNAUGHTON (加拿大)。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397)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印度尼西亞問題

二. 主席及新理事致辭

主席：本人忝爲安全理事會一月份之主席，謹代表理事會歡迎新任理事國出席參與會議。埃及與那威代表對將來會務貢獻必多，定可預見。

本人同時深信安全理事會對退任理事國比利時、哥倫比亞及敘利亞過去之勳勞，必願由本人代致謝意。退任理事國對聯合國利益之維護確盡心力，茲特代表理事會道謝，理事會承敘利亞之 Mr. Faris El-Khoury，哥倫比亞之 Mr. López 及 Mr. Urdaneta Arbelaez 襄理會務，誠屬欣幸，前主席比利時 Mr. van Langenhove 之政治家風度對理事會之貢獻尤匪淺鮮，本人尤願特表欽佩之意。

Mr. ARCE (阿根廷)：對於敘利亞、哥倫比亞及比利時代表與理事會精誠合作，適聞推崇之言、本人謹表衷心贊助。

Mr. ALVAREZ (古巴)：本人謹先向理事會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 及各理事國代表致敬。大會最近在巴黎¹舉行屆會，本國辱

承一致選爲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不勝榮幸，謹以古巴共和國代表資格，向聯合國各會員國致謝。

吾人深知此一使命錯縱複雜而責任彌重。古巴恪守聯合國憲章，矢志勿渝，茲敢奉告各位，本國在憲章起草時即竭盡棉薄，自金山會議以來，致力於加強聯合國工作，未嘗稍懈。敢信古巴代表團秉承本國元首依據真正民主原則授予之訓示，服務理事會，必圖克盡厥職，務期理事會以大公無私之態度，排難解紛。

本人忝爲首席代表，謹代表古巴共和國，本國元首及代表團，再向理事會主席暨各理事敬表謝忱。辱承美利堅合衆國厚待及各方歡迎，尤爲感荷。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辱承安全理事會主席暨各同人熱忱歡迎，非常感荷。各退任理事對理事會及整個聯合國勞績卓著，茲特表示敬意。

吾人在理事會內固代表整個世界，但在某種限度內，亦代表所屬地域，是以本人之接任理事，亦可謂接替在理事會及聯合國卓著勳勞之敘利亞代表 Mr. Faris El-Khoury。

埃及在聯合國成立以來之短時期中，已兩度忝爲安全理事會理事，具徵此國際團體對於本國之信任，曷勝榮幸。今後在此國際大家庭中，仍當勉力從公，克盡厥職。

Mr. MOE (那威)：承理事會主席各同仁歡迎，謹代表那威代表團致謝。那威之人民與政府，深感安全理事會理事之職責重大，尤其非常任理事國非特代表本國意見，益且代表聯合國中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意見。那威承大國信賴，當選爲安全理事會理事，不勝榮幸，自當勉力盡職。

¹ 見大會第三屆會正式記錄，第一期會議，第一四九次全體會議。

同人等謹當勤勉從公以報厚意。聯合國目前所感主要困難，厥爲互相猜忌之風氣，依然存在。同人等當以消除此種情況爲至要任務。本代表團願本此種精神，力求聯合國憲章奉爲各會員國政府處理國際關係之圭臬與最高法律。

三.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四.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主席：在請前此依照憲章第三十一條參加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之各國政府代表列席前，茲擬先行處理比利時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1192]所提起之問題。該函之日期爲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其副本業已分送理事會各理事國。

在該函中比利時政府要求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之權利，蓋因比利時在斡旋委員會及巴達維亞之領事委員會中均任委員之職，此二機關俱經安全理事會給以重要任務，當爲各理事所深悉，是以如能得比利時代表參加理事會之討論實頗妥善。比利時政府之要求諒可爲各理事所贊同，除非有所反對，擬即認爲理事會已同意比利時代表與其他被邀列席各國一同參加理事會會議。

(經主席邀請，澳大利亞代表 Mr. Makin，比利時代表 Mr. Nisot，印度代表 Sir Benegal Rama Rau，荷蘭代表 Mr. van Roijen，菲律賓代表 General Romulo，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 Mr. Palar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主席：吾人在開始審議印度尼西亞問題現階段情勢前，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第一步必樂於聽取荷蘭代表報告荷蘭政府如何行理事會所通過之決議案，尤其去年十二月理事會在巴黎集會時於二十四日[S/1150]及二十八日[S/1164]所通過之決議案。但在聽荷蘭代表報告之前，本人擬請各理事國代表注意今晨收到之斡旋委員會及領事委員會報告書，此等報告書承秘書處特別努力已分別編成文件S/1189及S/1190，吾人在今日下午均能閱讀。各同仁對於此項文件或尚未獲研究機會，似應俟各同仁研究之後，於下星期續加討論，茲請荷蘭代表報告。

本人願說明非理事會理事國之發言人，將供以即時傳譯，而各理事發言則用連續傳譯。

Mr. van Roijen (荷蘭)：安全理事會自前次會議(第三九六次會議)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以來，迄今已逾一週。其間已有若干重要發展，且安全理事會三個新任理事國就職伊始，似應先將此項事實約略報告。

本人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三九六次會議)曾代表本國政府對安全理事會所通過之三決議案，有所陳述。爲便利當時未在座之代表起見，茲特重加陳述。

“(一) 敵對行爲行將結束，就荷蘭軍隊而論，在爪哇之敵對行爲無論如何至遲將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時停止。在蘇門答臘則以特殊緊急情勢關係須俟二三日後方克停止敵對行爲。至於搗亂份子個人或糾衆危害公共安全，干涉或阻撓平民所需食糧及其他必需商品之供應者，自仍須採取對付行動。

“(二) 至於對若干重要人士行動自由之限制確係不可避免之軍事措施，惟不久亦將終止。荷蘭政府即將解決此項限制，但以關係人等不再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活動爲條件。

“(三) 爲促進建設性之合作以復興整個印度尼西亞起見，荷蘭政府已決定由首相 Mr. Drees 於日內前赴印度尼西亞。

“(四) 爲協助履行安全理事會之要求，充分報導十二月十二日以來之情勢起見，荷蘭政府已宣佈對軍事觀察員及其所屬職員一律儘量予以便利，對領事委員會之各委員亦將予以必要便利。”

以上係本人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所作之陳述。關於其中所列各點之發展情形如次：

在前共和國境內有荷蘭軍隊方面現已停止敵對行爲，茲爲向安全理事會提供詳盡情報起見，特宣讀荷軍總司令宣告在爪哇停止敵對行爲之命令英文本譯文如次：

“(一) 在爪哇之軍事行動以及敵對行爲已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停止。

“(二) 自是日以後，部隊任務僅限於對付意圖搗亂之游兵散勇之行動，正如本國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所陳，其行動係對付個人或糾衆危害公共安全，干涉或阻撓貧民所需糧食及其他必需物品供應之搗亂份子。

“(三) 着即督飭所部在其防區內嚴格並努力執行此項任務。”

在蘇門答臘方面，宣告停止敵對行爲之命令，文字內容除第一句外完全相同，第一句如次：

“(一) 在蘇門答臘，一切軍事行動以及敵對行爲定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中午十二時停止。”

命令中所提爲“對付意圖搗亂之游兵散勇”之可能行動，係依據本人十二月二十九日所作陳述之第一點，僅字面略有不同而已。

是以就荷軍而論所有敵對行爲業已終止。但願前共和政府之潰軍，亦能遵安全理事會之請而停止敵對行爲。惟就對方之表示視之，前共和軍殘部遵令停戰一事殊難期其實現，誠屬不幸。Mr. Palar 於安全理事會上次在巴黎舉行會議之後，曾立即招待新聞記者，宣稱共和國人員將繼續對荷蘭作戰，直至荷蘭之經濟政治與軍事資源枯竭而後已。

且據報紙所載，自稱爲非常時期共和政府者迄目前爲止已有三個，亦採取同樣態度。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紐約時報合衆社報稱，其中由 Mr. Sjaffruddin Prawiranegara 所領導之一政府在蘇門答臘某地，發表公告，宣稱其停戰命令之頒發必須以荷蘭方面接受其五項條件爲前提。蘇門答臘方面所除武裝部隊或個人究有若干尙遵從 Mr. Sjaffruddin Prawiranegara 之命令，停戰命令究能發生何種效力，本人殊感茫然，但必須聲明，此項號召繼續作戰之公告如真引起散處各地之部隊再有衝突，則吾人不能負責。所謂共和軍司令 Colonel Hidajat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亦發佈命令，宣稱在荷蘭方面未履行 Mr. Sjaffruddin Prawiranegara 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所提條件前，仍將繼續作戰，本人所作聲明，對之亦同樣適用。

截至一月三日止荷軍陣亡總數凡六十六人。共和軍方面之死亡人數現尙不知，但縱使推定其數字較我方爲大，亦可作下列結論。

如許生命之犧牲至堪遺憾。吾人在將近三年之談判中如能覓得和平解決辦法則其結果遠可欣幸。吾人充分重視此種生命之犧牲，且須着重指出，並請理事會注意，此項死亡數字遠較印度尼西亞平民遭共和黨徒暗殺之人數爲低，此等黨徒在吾人開始行動前數月早已混入。吾人兩星期之行動中，荷軍死亡者凡六十六人；而在行動前一星期內，方“停戰”尙稱有效之際，贊助聯邦制之印度尼西亞官吏被預先混入之共和黨徒暗殺者凡六十七人。在荷蘭統轄區內自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起至十二月十八日止印度尼西亞官吏之遭共和政府恐怖份子暗殺者總數達四百人以上，請注意此乃印度尼西亞官吏遭暗殺者之人數。此項數字並不包括被殺或被綁之印度尼西亞平民在內，其人數，在過去數月內每星期平均達五十人。此項數字與日俱增，共和軍首領且擬以其一月一日之行動盡其殘殺之能事。

此次軍事掃蕩中雖有死亡誠可遺憾，惟其人數尙遠較犧牲於共和政府恐怖主義下者爲少也。

本人請再申述，倘同樣目的，能以和平方法而不以暗殺綁架之流血手段達成，其結果必較妥善。吾人抱此目的，月復一月，要求共和政府終止其潛伏黨徒所從事之組織恐怖活動。但其結果則徒見此種活動與日俱增。茲爲證明此項數字之不斷增加起見，已將一九四八年度每週違犯停戰協定之統計圖表[S/1136/Add.1]分送理事會新任理事及各代表備供參考。共和政府實不願亦不能終止此種不容存在之局面。

月復一月，吾人斡旋委員會所提關於暴徒混入肆虐情事之控訴何止數十次。而結果，委員會徒以一紙公文勸令雙方恪遵停戰協定[S/649 附件十一]其在共和軍方面所收成效不難於上述數字中見之。

荷蘭政府實以共和政府及斡旋委員會均未能採行制止流血之有效辦法，迫不得已，終於行使其主權而以武力清除共和軍區域，實行除暴戡亂。荷蘭爲達此目的，已付六十六生命之代價。而共和軍方面亦償付同樣代價。此種慘痛代價，以其原可避免，故尤可悲憫。惟共和國政府既不能亦不願共同重建治安，則所付代價，較諸數月來逐日犧牲於恐怖活動之人數似尤不爲過甚。且此種恐怖活動，吾人如不加干涉，勢必變本加厲也。

本人深願理事會，尤其對吾人此次掃蕩及流血指斥最力之理事國爲吾人之處境設想。

茲申述所陳第二點，即共和政府若干政治人物之釋放問題。

當爪哇及蘇門答臘兩地之敵對行爲停止之時，荷蘭當局於一月五日——即前日，對過去實施限制住居者一律停止執行。是以在日惹一地，下列政治領袖均獲開釋：

Mr. Leimena，十二月十八日時任共和政府衛生部部長，

Mr. Djuanda，交通部部長，

Mr. Laoh，運輸暨建設部部長，

Mr. Kusnan，青年部部長，

Mr. Kiai Hadji Dewantoro，教育界要人。

此外尙有其他領袖四人 Mr. Soekarno, Mr. Hatta, Mr. Sjahrir 及 Mr. Agus Salim 均自其住所釋放。此時如在印度尼西亞全境任其完全自由行動，對公共安全仍有危險，故其自由行動目前仍以在邦加島內爲限。該島面積凡四千五百方哩，彼等在該島境內完全自由。

衝突停止茲方兩日，在前共和國境內，情勢尚極混亂，但願理事會體察此種措施應可表示荷蘭政府寬大與放任之態度。

茲申述荷蘭政府十二月二十九日陳述書之第四點，即關於給與軍事視察員及領事委員會以種種便利以查報情勢之若干真相。

本人謹向理事會報告關於斡旋委員會，領事委員會及軍事專家執行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所定任務[S/1142, S/1150, 及 S/1165]業已出必要指示着予協助，並已同時通知斡旋委員會及領事委員會。在目前情況下可供斡旋委員會差遣之交通設備至為缺乏，故已請其儘量利用自備飛機。

荷蘭當局為安全及軍事原因，對於視察若干地區暫定有限制辦法，是以上述機關之行動自由，亦勢必受有限制。茲須聲明前赴若干地區視察或有相當危險，荷蘭政府恕難負責，凡此兩項限制，本人應向理事會聲明實不應視為對視察員執行職務作無謂阻撓。

凡此種種均為本代表團提供安全理事會有關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二十八日決議案之情報。惟此種情報類皆就過去而言。敵對行為業已終止，故除本人所保留各點外，軍事時期已告結束。惟本國深感任何問題均未能由武力徹底解決，是以吾人今後究應如何處理實為更重要之問題。

在衛生營養及公用事業方面，已作建設之最初部署。救濟物資如食米及紡織品已運入前共和國地區者其價值計達二千萬荷幣。衛生工作業已照常進行，在日惹一地現由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衛生部長 Dr. Leimena 主持，郵電事務正在恢復中，鐵路亦已通車。

政治建設之部署較諸物質方面者尤為重要。此項部署首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威廉女皇陛下演辭之主旨為規範。此項主旨自發表以來迭經闡釋並正式列入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訂之 Linggadjati¹ 及 Renville 協定[S/649] 附件十一。本國政府仍堅守此兩協定所載之原則並願付諸實行，且將出於自動，無須安全理事會再加督促。

茲再概述關於政治建設方面擬採之步驟以供理事會中未出席巴黎會議之各代表參考。

第一，吾人已在印度尼西亞恢復真正和平。期在該地確保治安與秩序，並以此為建立一健全共和國之基礎。

吾人已着手為印度尼西亞全境建立全印

度尼西亞聯邦臨時政府。在關於建立政府之協商中，印度尼西亞全境各地均將有代表參加，絕無例外。進行此項協商之最初步驟係荷蘭首相 Mr. Drees 之前赴印度尼西亞，首相於昨日方抵達該地。

全印度尼西亞政府之使命為遵照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關於印度尼西亞過渡時期行政問題所頒勅令規定接管該地之行政。聯邦臨時政府同時負有籌備設立獨立印度尼西亞合眾國並與荷蘭合作制定荷蘭印尼聯盟憲法之責任。

為達此目的，其步驟之一為舉行自由選舉，以選出一民主之代議機關。關於此點，吾人毫無隱諱，而將以至誠執行此一計劃，此事當可為世人所共鑒。

在印度尼西亞合眾國成立之時，荷蘭在該地之主權即移交與此新國家。吾人提議該新國家屆時即可根據其本身之權利成為聯合國會員國。

此即吾人在亞洲東南部成立一新家國之計劃，該國非特應能獨立，——蓋僅僅獨立猶屬不足——且必須能兀然自存，不受過激團體影響，而在該處其他若干獨立國家中，此種過激勢力固極囂張也。

歲序更新，吾人與印度尼西亞之關係亦進入一新階段，將為荷蘭與印度尼西亞以平等地位自動合作之肇端。茲或有人對此有所懷疑，本人則敢預言，在不久將來，將見荷蘭與印度尼西亞之結合非特為東西世界合作之證明抑亦為遠東安定之砥柱焉。

吾人所能表示之意誠無過於女皇 Juliana 陛下所云。昨日女皇有言曰：

“余願在數星期內印度尼西亞聯邦政府即告成立，並立即坦承民主政府固有之職責。該聯邦政府應即行使其正當職權籌過渡事宜，從而成立一新聯盟。其另一任務為與欽差大臣通力合作在印度尼西亞舉行自由選舉。余願印度尼西亞之自主迅速見諸實現。印度尼西亞與荷蘭從而結成聯盟，通力合作，以求兩國健全發展促進世界繁榮，並奠定今後幸福之基礎，一如皇母所昭示者。”

Mr Palar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茲有重要三點為吾人所必須注意者：第一，荷蘭頒佈之所謂“停戰命令”；第二，荷蘭迄未釋放吾國之總統及若干政府官員之事實；第三，荷蘭首相 Mr Drees 之訪問印度尼西亞。

吾人欲瞭解此數點之本質。必須追溯荷蘭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開始軍事行動後事態之演變。

¹ 見紐約荷蘭新聞處出版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政治發展”第三四頁。

十二月十九日斡旋委員會之報告 [S/1129 Add.1] 如次：

“荷蘭廢棄 Renville 協定，因而並未履行停戰協定第十條所載之條件。”

該條規定兩造均有向對方及斡旋委員會通知其終止停戰協定之義務。荷蘭之能俘獲吾總統並佔領吾政府者實係未充分履行此一義務之結果。十二月二十一日斡旋委員會在文件 S/1138 內之報告如次：

“荷蘭政府於十二月十九日開始軍事行動，其行為實違犯 Renville 停戰協定所載之義務。”

茲再援引該文件如次：

“在委員會協助下進行磋商之可能，並未徹底利用，且未充分計議及之。”

由此可見荷蘭之違反及廢棄停戰協定而重開戰端實在該談判尚有可能之時。安全理事會在巴黎視荷蘭之軍事行動為緊急項目而加以審議，並通過決議案 [S/1150] 促請雙方立即停戰並令荷蘭即時釋放吾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總統及所有被俘政治領袖。但事實如何？荷蘭竟不顧此項決議案，繼續作戰並佔領吾人之城鎮。我軍則遂行其戰術，化整為零，發動游擊戰爭，復按照計劃，並不株守城市而轉入山林，作必要之自衛，且實行焦土抗戰政策。在山林中仍繼續從事其自衛戰爭。其卓絕之自衛戰術——游擊戰爭業已開始。

荷蘭茲已宣佈業已對其軍隊司令官發佈停戰命令。荷蘭之軍事目的既達，自不妨如此行事。但荷蘭在其技術性之停戰命令公告中仍稱所佔城鎮之四週難免發生騷擾，是以荷蘭軍隊仍須繼續射擊。事實上在爪哇及蘇門答臘全境確已展開全面抗戰。

茲請宣讀昨日所收吾政府來電，電文如次：

“在爪哇及蘇門答臘之共和軍依然完整，南婆羅洲對荷蘭之抗戰業已開始。”

“據共和國政府無線電廣播公路車輛及資產所受嚴重損失，華文報紙已加證實，而荷文報偶亦承認。在 Bogor 之樹膠園業迭經攻擊，頗受損失，現已不能生產。萬隆方面之情形略同。萬隆東北兩方之公路夜夜被切斷，自井里汶至盛加得拉之火車常在炮火襲擊之下，橋樑均已炸毀。由井里汶至 Banjumas 之鐵路已不能通車。爪哇東部與中部之產業均化為廢墟。Mageland 鎮已破壞無餘。所有公路均常在游擊隊威脅之下。Bagelen，日惹山谷，Seraju 山谷，及 Solo 山谷之產業均已全部破壞。鐵路公路全為我軍 “TNI”¹ 控制。

¹ 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

“荷軍在三寶瓏及新埔頭之陣地均襲遭擊。焦土戰術組織優良。華人及印度尼西亞人之財產概無損失。已遭破壞者僅以政府倉庫大工廠及煤油中心 Tjepu 為限。在文里粉方面劇戰爆發。Kediri, Blitar, Wlingi, Dampit 各區之產業俱被破壞。在 Malang, Pasuruhan, Probolinggo, Djatiroto, Djember 及 Bondowoso 被襲擊破壞之情景略同。

“荷蘭方面報稱南婆羅洲之騷動集中在 Hoeloe Soengai 附近。荷蘭正從爪哇方面海陸雙方增援，在南蘇門答臘軍事總督 A.K. Ganu 已令在各地實行焦土政策，凡重要產業及工廠一律破壞。並無劇戰，惟交通線及前線哨位時受狙擊。

“西蘇門答臘戰事方殷，尤其在巴唐方面。共和軍益見堅強。荷蘭高地時遭游擊隊攻擊。在 Tapanoeli 及東蘇門答臘 Kawilarang 指揮下之我軍避免與荷軍正面衝突已移入東蘇門答臘富庶農區，僅留若干游擊部隊襲擾敵後陣地。我軍自 Atjet 進擊 Tandjoengpoera 之荷軍獲勝。已佔領該城並向棉蘭挺進。整個 Atjet 仍在共和軍手中。最後報告，在西蘇門答臘 Bondjol 上空擊落敵機一架。在監比方面荷軍進駐已經化為焦土之油田，及東蘇門答臘低地之港口。”

本人每日均收到此種電報。吾人之自衛戰爭茲方開始，一如荷蘭比利時及法蘭西在德軍佔領下之聞名自衛戰。本人對安全理事會從不諱言吾人之實力在於游擊戰爭，我軍曾受此種戰爭之特殊訓練，荷蘭人知之甚稔。

吾人現有之情勢如此。荷蘭在其未完成軍事目的前，一向蔑視安全理事會之停戰要求。目前荷蘭一面正式命令停止敵對行為，一面命令其軍隊向依據自衛戰術留駐其陣地之我軍開火。荷蘭之停戰命令並非遵照安全理事會之命令，誠屬故弄玄虛。此項命令係再度認許殘暴軍事侵略之命令。而目前情形實使吾人處於極不合理之境地，侵略者佯言正式停戰，而繼續開火，印度尼西亞軍隊被迫從事自衛，反將被斥為違犯安全理事會之停戰要求，如安全理事會能容忍此種情勢，實不啻犧牲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安全理事會之各理事國均深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向來恪守理事會之決議與建議，且向來遵守安全理事會及斡旋委員會之建議與勸導。吾人其將再度淪為信任安全理事會政策之犧牲品耶？

停戰情勢實極不合理，或直可稱為並不停火之結束軍事進攻，其所以發生，實因安全理事會向未能將進攻部隊撤回原定之停戰

線耳。安全理事會所通過之停戰決議案事實上無可實行，蓋該決議案並未包括撤兵一事。巴勒斯坦之發展顯示安全理事會以前確能着令將部隊撤至停戰線。本人敢請理事會對於斡旋委員會十二月二十七日致理事會報告書[S/1156]內所提及之一點加以注意：

“(乙)在政治上，其一造人民，若不擁護，任何協定縱使成立亦難實行，若就一造因他造訴諸武力而喪失之所轄地區再事談判，則其人民恐亦不願視此種談判為出諸善意。

“(丙)實際上，界線既不再存在，尤其因荷軍之佔領共和軍總指揮部，欲勘定共和軍之部位實不可能。結果勢必對爪哇，蘇門答臘及馬都拉各島軍事事態逐一視察，此固非常困難，且視察員欲對荷蘭內部之安全設施及兩造之敵對行為分析鑒別亦難期切實。”

斡旋委員會此種報告已將安全理事會命令在印度尼西亞所造成之現有困難問題陳諸理事會之前。本人不得不鄭重申述，此項問題實有待理事會立刻解決。本人認為所待決定者厥為重新審議將軍隊撤至印度尼西亞舊有停戰線之問題。

安全理事會所遭遇之第二問題則為荷蘭悍然違反理事會立即釋放吾總統及政府人員之決議案[S/1150]迄未遵照辦理。荷蘭代表曾向安全理事會稱共和政府人員業已釋放，但其中若干人員為維持法律秩序計，仍受某種限制。

此實說明荷蘭方面並無意釋放吾總統及政府人員及給以行動遷徙自由以便其接近民衆。事實上即吾政府領袖不能如在荷軍進攻之前行使其職權。

決議案關於釋放吾政治領袖之原意[S/1150]無可置疑且在理事會各理事之心目中亦毫無疑問。

總統及其他政治犯之釋放即指恢復其遷徙自由，行動自由及因荷蘭違反正式停戰協定而受禁止之行使政府職權之自由。是以如果荷蘭一旦決定釋放吾總統及其他政治犯，則其決定並非遵照安全理事會命令之原意，亦非遵守安全理事會關於該問題之兩項決議案。荷蘭之決定實為違抗安全理事會命令之又一行為。吾人期 安全理事會對於此種事實加以適當之注意且毅然責令荷蘭遵守其命令。

第三點擬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者即荷蘭首相 Mr. Drees 之訪問印度尼西亞。據稱其目的在與印度尼西亞訂立協定並成立一臨時聯邦政府。本人願將對其此次訪問應有之看法為安全理事會陳之。此次訪問在於兩次玩忽

安全理事會所發命令之後，此即停戰命令及釋放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之命令。訪問目的在造成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在軍事上業已失敗之印象。此種印象之錯誤，已由前此宣讀之電文證明。其另一企圖即欲造成建立所謂臨時政府之時機業已成熟之印象。

荷蘭首相擬與印度尼西亞領袖談判以成立臨時政府者果何如耶？其所欲成立之臨時政府並非 Renville 停戰協定中所預期者。斡旋委員會之報告俱在足以充分證明荷蘭確曾盡力防止經由斡旋委員會成立臨時政府。荷蘭之整個政策在於規避斡旋委員會而依照荷蘭之條件由其一手製造臨時政府。斡旋委員會之報告書已明白認明荷蘭規避該委員會之企圖已如何成功。

荷蘭憑其軍事行動並鑒於安全理事會之未能執行對荷蘭政府所發之命令，現已認為其政府不必再與故意為難之第三者進行談判，無論其為斡旋委員會或安全理事會所成立之其他機關。對荷蘭首相之訪問應作如是觀。此實再度證明在荷蘭心目中並無亦向無與印度尼西亞舉行善意談判之誠意。荷蘭之軍事進攻既未受譴責，茲復欲強以某種政府組織加諸印尼人民，此即其所欲竭力促成者也。

所謂談判不外對印度尼西亞人民頒佈一組織臨時政府之勅令，以保證荷蘭對印度尼西亞之完成統治而已。此項勅令之頒佈決非與共和國談判之結果亦非經由斡旋委員會所作之決定，而純係荷蘭片面行動之產物。

斡旋委員會在其最近報告書內[S/1085]曾云此項政策之施行勢必引起印度尼西亞全境人民之反抗，不僅在共和國領域內為然。印度尼西亞目前之情勢證明該委員會所見極是。

荷蘭首相欲與印度尼西亞領袖進行之談判，其性質又將如何？渠正擬與久與人民隔絕之俘虜會談。荷蘭對於此種談判實有一種祕密期望，即盼其代表能勸誘被俘領袖對各項要求有所讓步。本人茲欲明言此項希望必成泡影。蓋非特被俘領袖無人願在此種情勢下作任何談判，即印度尼西亞人民對於在脅迫下舉行之任何談判亦不願接受。

荷蘭雖欲粉飾此種談判，以示其欲接受印度尼西亞人民合法要求之誠意，但斡旋委員會之報告書明白證明荷蘭方面無論過去現在從無舉行善意談判之誠意。

荷蘭鑒於全世界人士對於其軍事進攻之憤慨已感不得不重申其對世界及印度尼西亞人民所作之保證。吾人三年來與荷蘭週旋之

苦痛經驗頗足證明此項之價值，吾人認為荷蘭女皇昨日重申保證之公告並未啟示任何新期望或改變吾人對於荷蘭所作保證喪失信心之根據。此項公告提及本人前述勅令之頒佈荷方作此表示顯係利用時機意圖消彌安全理事會今日開會時對荷蘭態度之物議，並使理事會視此為新發展因而轉移其討論方向。

是以本人希望吾人充分明瞭此項公告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之解決毫無裨益，而僅證明荷蘭抱有決心繼續進行其終於恢復殖民戰爭之政策而已。

且揆諸公告中關於 M. Dress 訪問印度尼西亞目的之措辭，除荷蘭無意承認吾總統及其他政治俘虜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之官吏外，殊無其他結論可得。事實上，公告各節證明荷蘭之政策實以解散及本消滅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為基礎。然則豈可謂此係善意之表示乎？

果有任何善意，自應立即完全釋放吾總統及其他政治俘虜立即撤退荷蘭軍隊並依據 Renville 協定，在斡旋委員會協贊下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重開談判。斡旋委員會報告書所稱除非由第三者執行國際關係上公允合禮之規則，絕不能與荷蘭成立任何公平而光榮之協定一節，復證明吾人之見解正確。

吾人認為僅於此種條件實現之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方能在斡旋委員會或安全理事會為謀印度尼西亞問題永久而穩固之解決所成立之其他機關協助下，重開談判。

此外尚有一點本人應加申述。在目前政治情勢下，尤其鑒於世界輿論界一般之觀感，荷蘭首相返國前，必須達成若干肯定之成果，俾為荷蘭之殖民戰爭政策有所辯護。渠既知吾領袖及人民均不願在目前情勢下屈服於荷蘭之要求，則勢必求諸其他人士以完成其建立由荷蘭控制之聯邦臨時政府之計劃。

就此點而論，此種政府機構決難穩固蓋政府之穩固莫不利賴人民之擁護。本人擬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注意，任何此種政府機構決不能改變目前之情勢，徒使游擊戰爭在爪哇與蘇門答臘繼續進行而在其他島嶼之人民亦必羣起反抗。

印度尼西亞問題尚有一點日益重要，且在整理問題上頗具決定作用。本人曾向安全理事會迭次指出，印度尼西亞問題不僅係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間之問題。吾人所遭遇此一問題已不僅係如何應付荷蘭所發動之殖民戰爭，及如何應付其繼續殖民之政策，吾人所面臨者不僅為譴責荷蘭此種殖民政策之問題。亞洲各鄰國人民均深知荷蘭在印度尼

西亞破壞和平，危害東南亞之和平，抑且危害亞洲與世界其他各地之關係，絕不同意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覆亡。本人應鄭重申言，印度尼西亞問題之解決實將決定於東南亞各國正義和平之公意。

荷軍撤回原定停戰線之問題必須以此種觀點重加審議。荷軍之撤退將證明其與世界上該部份人民之意願一致

General RÓMULÓ (菲律賓)：菲律賓代表團由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安全理事會電內所陳之情形未克參加理事會為印度尼西亞問題在巴黎所舉行之緊急會議。茲承主席給以自印度尼西亞武裝衝突再度開始以來對該問題初次面陳吾人見解之機會，本人甚為感荷。

吾人意見之要旨載於上述一電，該電業已作為文件 S/1140 印發。茲擬引述此書面陳述中之一節，該節不獨與本人所欲申述者有關，即與安全理事會當前問題之現況亦相關聯：

“理事會現正面臨聯合國會員國之一構成破壞和平及侵略之行爲。而理事會所遭遇者並非一需要從詳審查與討論之新行爲而係理事會在一年以前曾經命令停止之軍事行動之重演。

“荷蘭之行動方式既依然如故，則理事會處理此種情勢，其方式亦應與其以前決定先後一貫。吾人認為理事會之首要責任係命令立即停戰。理事會應促請荷蘭當局從此停止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敵對行動，將其軍隊撤至其重作軍事行動前所佔據之部位，並釋放其幽禁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之人員

“菲律賓代表團並請理事會考慮如果再有玩忽停戰命令情事，依據憲章第四十一條應採取之確切辦法。”

菲律賓陳述書全文在任何決議案提交理事會前二十四小時送達巴黎。

本人申言此項陳述書提出後十七日以來未有任何演變足以減少其對於理事會當前問題之適切程度。理事會業已頒發停戰命令，荷蘭當局雖稱已予遵守，但係隨意就便奉行，而同時達成其軍事上主要目的，本人認為除非荷軍確實撤至其破壞停戰線前之部位無人能信在此不幸之國家中戰鬪業已停止或即將停止。

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決議案 [S/1150] 中促請釋放被荷蘭當局拘禁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及其他官吏部份亦未完全遵行，其總統係一著名之大政治家目

前在邦加島上所享之自由據稱與在St. Helena或 Alcatraz 可享者同。此項決定在理事會十二月二十八日所核准之議案中[S/1164]曾經重加申述。惟停戰命令之充分遵守在共和國當局對現正從事游擊戰爭之印度尼西亞部隊無法加以有效統率之前，顯難得有保證。

最後，安全理事會如欲容忍以武力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之無恥企圖，則任何和平談判亦無從期其再度舉行。

吾人如翻閱理事會巴黎會議關於印度尼西亞問題之紀錄，見其在決策上之猶豫矛盾及不切當，誠不勝驚愕惶恐，是實聯合國之慘史。大都由於此種缺乏決斷，理事會今日舉行新年首次會議而面臨之問題較諸十七天以前更形複雜抑且危機四伏。

全世界對於巴黎會議過程中之複雜問題，模糊態度及其紛紜之說均以驚疑目光視之。此實悲慘之事，其詳盡如何，外人或永不能得知，惟本人認為其中經過必須披露，雖約略述之亦可，蓋詳述經過仍無補於其固有之悲慘性質也。

此事開始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團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之公函[S/1120]，時理事會主席係比利時代表。該函警告理事會戰事再起之危機，該函稱：

“委員會——按即斡旋委員會——已斷言，目前之情勢勢必為助長經濟趨衰頹人心惶惶及社會變亂之因素，大規模武裝組織之衝突，戰鬪之蔓延殆將為其必然結果。

“是以情勢至為嚴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在此情勢下促請安全理事會立即召開會議加以審議。”

此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之事。此項警告並未引起注意，所請召開之會議亦未舉行。

果不出印度尼西亞代表信中之預料，荷軍於四天以後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即開始攻擊共和國之行動。幸而次日美國及澳大利亞代表團要求理事會舉行緊急會議[S/1128]。吾人鑒於美國代表團過去對於斡旋委員會歷次報告書所取態度略欠肯定——此項報告書對於其後所發生之悲慘演變已有明顯之預告——是以吾人對於美國之新政策甚感驚喜，至期能有更積極之表示證明美國代表團已最後決定充分支持斡旋委員會中美國委員所採之自由觀點。

此項表示見於哥倫比亞、敘利亞及美國所提出之聯合決議案[S/1142] 確認衝突再起為違反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之停戰決議案，着令當事國雙方停止敵對行為並將軍隊撤至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依據 Renville 停戰協定[S/649 附件十一] 所劃定非武裝區之雙方界線。澳大利亞代表團對於此問題之態度始終光明正直值得愛好自由人士之贊佩，該代表團曾提出一修正案[S/1145] 着即釋放自十二月十八日以來被捕之總統及其他政治犯並令斡旋委員會保證不對任何個人有報復或懲罰處分。

安全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國均譴責荷蘭為“失當”“殘忍”及“可惡”——本人引用理事會速寫紀錄所載各代表陳述之原文。理事國中有因特殊原因而表示最為溫和者皆瞠目而表示遺憾。本人固不必追究理事會任何同人對於決議案或其任何部份之表決究竟如何表示。本人僅注意比利時、法蘭西、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關於停戰一段之表決即曾棄權但幸亦終於通過；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法蘭西、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於撤兵一段亦曾棄權，該段因而被否決；又比利時、法蘭西、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對於該決議案全部均曾棄權。

吾人必須誠實而曰法蘭西雖指荷蘭之行爲“殘忍而可惡”但其所以棄權仍不難瞭解，至以比利時而論，該國派有代表於斡旋委員會，且任委員會主席，並任簽署該委員會之各項報告書指斥荷蘭之軍事行動為違反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之停戰命令及 Renville 停戰定之規定，是則殊難明瞭其棄權之理由矣。

阿根廷及加拿大關於撤兵一款之棄權同樣難於解釋，而最難解釋者厥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自命為全世界弱小民族之保護者，曾乘機大事宣傳得有極大收穫，而對該決議案逐段逐款之表決則一律棄權即對撤兵一款亦因該款未能指明荷蘭為本案唯一罪犯而竟未參加表決。蘇聯對於此種猶豫寡斷似猶以為未足，而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單獨提出一決議案[S/1148] 載有專以對付荷蘭為目的之撤兵條款，此次美國英聯王國則以贊助三國聯合決議案中關於撤兵之規定而棄權，結果該段終遭否決。此誠蘇聯之一誤再誤。

蘇聯對美國所提決議案之棄權本人表示遺憾。美國既未作迂迴之宣傳，其代表在理事會所作之陳述[第三八九次會議] 且曾指荷蘭為停戰之破壞者，吾人原期此種依見解而投票。英聯王國則表示重新考慮其立場，此事容待以後再論。

本人敘述印度尼西亞問題處理經過耽誤理事會之時間至感歉仄。茲謹向理事會各理事保證決無因任何理事國對本問題取游移態度而加以譏嘲之意。吾人深知他人視為技巧、名詞或甚至作者自尊心之小事者往往有極強動機為之推動而不便公開承認且難以瞭解。本人之目的在窮究理事會對印度尼西亞問題所作各種決定之曲折經過並說明已往雖錯過採取公正而有效行動之機會，但目前仍不乏此種可能，俾理事會對於已往經過或其中任一階段可重加反省，並重新鼓起其熱忱以檢討其忽略之機會。

本人所指者當然在本質上即係哥倫比亞、敘利亞及美國原提聯合決議案草案及蘇聯所提決議案草案共同包括之一點，即命令將軍隊撤至軍事行動再起前所佔據之部位。該段之所以未獲通過徒因上述兩草案在措辭上無關宏旨之出入。作如是觀者實不僅本代表團而已也。

蘇聯代表團因反對三國原草案中該段之措辭[第三九二次會議]，曾指出根據所有報告明明撤兵命令僅應對荷蘭頒發而該段竟稱命令雙方撤兵。從論理嚴格而言，其觀點或屬正確，但自實際遵行命令論，則並無真正差別。在表面上，此項命令可對雙方適用。如果誠如吾人所堅信，越界前進者唯荷蘭軍隊，共和軍且曾被迫退却，則撤兵命令自祇能適用於前者，若令退却之部隊撤至非武裝區外原守之防綫——目前此種部隊已離此而深入內地——自非合理。換言之，籠統之撤兵命令僅表示無所偏頗，但就理解與常識而論，仍祇能適用於所能適用之部隊。

印度尼西亞代表團本身對於三國之共同決議案草案該段措辭曾表示願意接受，此實頗堪注意，蓋彼等無愧於心，明知此項命令正如制裁殺人犯之法律，與無罪者無關而僅適用於犯人也。印度尼西亞代表團之態度既然如此，若徒堅持撤兵命令之邏輯與措辭，對真正之目的與利益，又何濟於事。此於印度尼西亞之人民與政府俱無補益。

撤兵問題目前至關重要。正如理事會所洞察，具有游擊戰爭特徵之軍事活動在羣島各地業已開始。此種戰爭今後勢必加劇，詭譎而殘忍之敵人既有一再破壞蔑視停戰命令之紀錄，人民既遭兩度偷襲，吾人豈仍望其束手待斃耶？

今後徵兆亦復明顯。荷軍總司令 Lieutenant-General Spoor 逕於兩天以前，即一月五日，宣佈——荷蘭代表今日當理事會且曾傲然引用其文——其部隊之任務茲限於對付意

圖搗亂之遊兵散勇。據稱其對部隊所發之命令云：

“着即督飭所部在其防區內嚴格並努力執行此項任務，”

即使荷軍之努力僅當荷方視察員報告十二月十八日前共和國分子之滲入與違反停戰協定情形之勤奮之半，則理事會亦能想像 Lieutenant-General Spoor 對其所部官兵所發命令之效果為如何矣。當地必有事件發生，荷蘭當局亦必據以為繼續軍事行動之藉口。

第二次停戰決議案之未能有效施行為明顯事實。除非軍隊撤回至戰事再起前所據之部位，即無從保證停戰命令之遵行。

本人認為理事會原有決不足阻止撤軍問題之複議。十二月二十八日理事會所通過之決議案[S/1165]着令在巴達維亞之領事代表提具關於印度尼西亞情勢之報告書“包括遵行停戰命令之情形，軍事佔領區或可使佔領軍隊撤退之區域之現況”。

本人請重複其辭句“或可使佔領軍隊撤退之區域”。

此乃理事會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命令。其最後一款——“或可使佔領軍隊撤退之區域”——似使重要之一點仍可重行審議，該點之所以未能通過，據本代表團觀察由於無關緊要之爭執。

本人業已說明茲再申述停戰命令除非附以撤兵命令即無法繼續忠實執行。此點如證明屬實，進一步之行動即有必要。此點早經美國代表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一九三次會議]明白提出，渠曾對理事會稱：

“當事國之未能遵行理事會停戰命令，本國政府所見之嚴重性無須本人申述”。美國代表鄭重聲言“遇此情形依據第四十條，理事會對於此種不遵行命令自應予以考慮，以備採取進一步之行動”。

此項重要聲明 Mr. Jessup 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三八九次會議]向安全理事會之陳述中亦曾再度提及。本人之所以認此項陳述為重要，不僅因其援引第四十條，且因其稱遇有不遵行命令情事時應即採取進一步之行動，蓋第四十條本身僅僅籠統規定“安全理事會對於不遵行此項臨時辦法之情形，應予適當注意”。

美國代表於第四十條之文句內加以“進一步行動”數字，殊堪重視，蓋此實顯然合理指出次條所稱“……武力以外之辦法”而用以實施安全理事會之決定者也。

美國本身已有採取此“進一步行動”之實例，本人認為當為世界所讚許，此雖係美

國之片面之行動，但確屬美國代表陳述中所設想之方式，此即停止馬歇爾計劃之援助適用於荷印是也。

集體性之“進一步行動”，目前雖尚在安全理事會範圍以外，但仍不出聯合國之範疇，不久將於東方各國在新德里舉行會議時提出討論。

本人於結束評論時，謹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迫切呼籲萬勿將此種緊要工作置之不理。若干國家在理事會態度之變更，誠屬撲朔迷離，據稱此種變更，係“再度思考”後之結果。此種再度思考，或係智舉，惟因此而生之態度改變確使印度尼西亞人民之利益及聯合國之威信遭受嚴重之損失，如其果係由於此種再度思考所造成，則本人謹提議請立即三思而糾正之。

無論偏狹私利之要求如何，一時權宜之利害何在，以及宣傳之如何何渲染，欲挽救亞洲之民主僅有一途即給與佔世界人類半數以上之亞洲各國及各民族，以自由，且以平等待之，俾共同創造更自由而美滿之世界。

菲律賓呻吟於西班牙虐政之下凡三百年，革命初期頗受民族英雄 Dr José Rizal 之啟示，渠於一八九六年不幸為西班牙人槍殺。茲請錄其著述之一節：

“此殖民地在浴血飲淚痛心疾首之中，苟一息尚存，當能從而體驗其應如何奮鬪及如何在戰鬪中力求改善，其母國之殖民生涯利賴承平無事，臣民馴服，故其國力經常在削弱之中，雖尚作困獸之鬪，而日益式微，其存在虛有其名，不免終於覆亡，彷彿驕奢淫佚之匹夫，雖侍役如雲，為其耕作勞動，既不能自食其力，如奴輩一旦揭竿而起，則唯有束手待斃耳。”¹

Rizal 為具有卓見之歷史家，亦為卓絕之預言家。

安全理事會如需更近之證言，則本人可引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幹旋委員會美國代表 Mr Cochran 致荷蘭政府之呼籲 [S/1129]，渠誠足為其偉大之祖國增光，其言曰：

“當前問題誠屬關係重大，而人命尤可珍惜，吾人當此千鈞一髮之際允宜努力不懈。”

此項意見係在荷蘭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開始軍事行動之前夕所提出，Mr Cochran 身為美國人而主要實為印度尼西亞設想也。本人至祈安全理事會念及目前之問題，及該問題對整個亞洲甚至整個世界人類之意義。

¹ 見 Rizal's Life and Minor Writings, 菲律賓教育書局，馬尼刺，一九二七年版。

承安全理事會主席允予發言，謹此申謝。

Mr. MAKIN (澳大利亞)：本人願竭力鄭重進言本人認為安全理事會決不能對印度尼西亞情勢不採所需最低限度之緊急步驟而率爾散會。茲請略陳澳大利亞政府對於此種情勢所抱之觀感。

安全理事會在兩星期前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三九二次會議]曾以七票對零，棄權者四之表決促請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立即停止敵對行為[S/1150]，並促請當事國釋放自十二月十八日以來所拘禁之總統及其他政治領袖。不幸美國所提着令荷軍撤退之提議未獲通過。此項缺陷，容稍緩再論，茲先談理事會所正式決定者。

安全理事會鑒於荷蘭政府迄未釋放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總統及其他政治領袖，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三九五次會議]復通過一決議案[S/1164]促請荷蘭立即釋放政治犯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安全理事會具報。關於爪哇情勢之若干方面頗難取得直接情報。照文件S/1166內所載報告，幹旋委員會之軍事視察員向“集中於巴達維亞”。無論荷蘭代表於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三九三次會議]及本日向安全理事會之陳述如何，依據幹旋委員會一月七日之報告書[S/1189]似尚無關於軍事視察員回返前方之具體發展。

軍事視察員中迄無一人回返前方。總司令早應有所決定，但迄今未有所聞。凡此情形均列入幹旋委員會於一月六日致荷蘭代表團之公函內，並見於幹旋委員會之報告書[S/1189]，此項報告書業於本日分發理事會各理事。

或謂此二委員會之並存及其職權之未明顯劃分易滋混亂，並以此為阻撓軍事視察員工作之藉口。惟該委員會認為並無足以使其從緩行使緊要報告職務之含混情形。茲引述幹旋委員會報告書中所載上述公函之原文：

“軍事視察員自戰事再起後即備受荷蘭軍官留難，茲尚如本委員會十二月二十三日函所陳，迄無一人準備返回前綫。本委員會必須鄭重申述如果長此蹉跎則軍事行動之發展，將使軍事視察員之實地視察，對本委員會及安全理事會均喪失其功用，因在大部份情形下本委員會取得編制安全理事會十二月二十四日決議案所需報告之直接情報，惟此等視察人員是賴也”。

惟主要事實均可在荷蘭之陳述及新聞報導中窺見之。荷軍並未停止敵對行為，共和國之總統及其重要同僚亦均未釋放。而荷軍猶在前進。目前荷蘭政府雖稱其在爪哇蘇門答

臘之行動業已完成而其軍隊則猶在 Renville 停戰協定指定為共和軍轄區內圍殲共和軍之抗戰部隊。被限制住居之共和政府份子十三人已於十二月二十四日開釋。但共和國之總統，內閣總理及其他領袖在最近以前尚被監禁在爪哇境外離共和國首都日惹數百里之深山別墅。巴達維亞荷蘭代表團副主席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函[S/1166]及斡旋委員會之報告書[S/1189]均明白表示共和國之總統及其他領袖至今尚在監禁中。

Mr van Roijen 聲稱渠等在邦加島上享有完全自由，而自詡其人道立場，惟此事殊不足粉飾渠等尚屬政治囚徒之事實。

荷蘭政府除繼續其警衛辦法，及施放食米與布疋外，其唯一行動即係派遣其首相前赴巴達維亞，此行諒與其成立內定之臨時政府有關，以及向理事會及全世界作必與印度尼西亞善處之籠統諾言。惟荷蘭之作此諾言並非第一次。

理事會對此情勢究將如何處理？總不能如駝鳥之埋頭沙堆，側身成功湖而置其職責於不顧並坐視和平威脅之繼續存在也。對於聯合國各會員國包括荷蘭在內，所保證接受並依據第二十五條予以實施之諾言，決不能漠然束之高閣。窮兵黷武斷難容忍，且不能默然置之，徒託空言之保證，於事無補，必須有具體之行動，誠信之證明，並創造自由談判之條件。

數日前在巴黎之決定，其根據如何？本人認為此項決定實因理事會確認使用武力係違反憲章，印度尼西亞問題之解決斷不能出諸武力。決無自重之政府願在威脅之下，從事談判。何況武力脅逼乎？澳大利亞政府深信荷蘭軍隊包圍共和國並實施經濟封鎖之際，印度尼西亞人民合法願望之實現已多困難，在荷軍侵佔其領土俘虜其領袖之情況下，更成為不可能。是以必須恢復足資信任之條件，以利自由商談解決，而印度尼西亞人民之志願亦得以自由表示。此則至少應具三種最低限度之條件：第一，與共和政府領袖以完全自由，第二，荷軍撤出其所佔地區，第三，一切談判均由斡旋委員會參加。

至於斡旋委員會與領事委員會職務兩者之混淆，彼此職權必須按照兩者本日報告書所提意見[S/1198, S/1190]劃分清楚。其最妥善辦法或係以領事委員會之職權移交斡旋委員會而同時擴充後者之名額。

澳大利亞政府認為此外尚有兩種步驟為求最後解決之必要辦法：第一，由斡旋委員會監督舉行公民投票及選舉，第二，選舉時

序及印度尼西亞合衆國最後取得主權之日期由斡旋委員會確定。

凡此種種原非新提案。在斡旋委員會主持下所成立之 Renville 協定中早含有此項原則且經荷蘭同意接受，理事會當時亦譽最後解決之實際基礎，並曾經共和國接受，此共和國固為數千萬印度尼西亞人民所擁護。理事會對於此項原則應負責注意，毋使在違反憲章原則發動軍事行動之後，徒因片面虛偽之保證而即予廢棄。荷蘭之行動無可容許，而漠視即為容許，拖延亦然。理事會不應率爾散會，必須立即考慮方案，就其權力所及，使印度尼西亞得享和平並與東南亞以保證。

Sir Benegal Rama RAU (印度)：本人不願在現階段中作冗長陳述。事實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曾慨切陳詞，菲律賓代表對此情勢亦曾竭力據理分析關於本案之是非曲直殆已無須贅述。

本人在論及該案之前擬對亞洲若干演變之意義曾引起歐美之矚目者加以解釋。正如理事會各理事所熟知，印度總理尼赫魯氏業已邀請十五個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及紐西蘭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其中大多數均已接受邀請，且迄無一國表示拒絕。此次會議範圍至應加以闡明，藉以避免誤會。是以本人擬宣讀尼赫魯氏關於召開此次會議演辭之節錄一段。其言曰：

“吾人目擊露骨而無恥之侵略與以武力壓服一民族一政府之企圖。垂危之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試欲捲土重來。此帝國主義之終將滅亡雖無可疑，但目前之危機為在其崩潰過程中或可予吾人以巨禍。”

尼赫魯氏於是申述關係各國必須會商，愛好自由之國家必須協力防止此種攻擊，以保衛自由。渠稱否則其結果必使全世界遭殃。渠主張此種合作應在聯合國之範疇內進行之。本人之欲申述者即此最後一點。若干方面對於該會議是否係故意規避聯合國一節曾表疑慮。其實絕無此意。印度向來熱烈擁護聯合國，印度立志與安全理事會充分合作商討有效辦法以達成圓滿解決此項難題之目的。

本人曾聲明不願對理事會前此通過之決議案所取之立場費時解釋，蓋先發言者如澳大利亞、菲律賓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代表業已盡其能事。

荷蘭政府之未遵行決議案實屬毫無疑義。本人似可斷言若不將軍隊撤回原綫，則無法實行停戰命令。印度尼西亞之事實果如何？荷蘭政府曾攻襲許多城市。印度尼西亞部隊未加抵抗，而改編為若干遊擊小隊。本

人曾注意荷蘭代表頃間之陳述，據稱其政府願意實行停戰命令，但將保留“肅清”游擊部隊之自由。其實際之含義安在？就所關停戰命令而論，孰能謂荷蘭政府業已遵行該決議案？此種“肅清”即針對印度尼西亞軍隊進行，蓋此種部隊因環境所迫業已改編也。此乃就遵行停戰命令之情形而論。

至於釋放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領袖一節誠無須本人贅言，蓋即以荷蘭代表之陳述而論亦明知此項命令並未遵行，其重要領袖既被幽禁在一小島，並不准與外界接觸，若以自由一詞加諸此種情勢，實為不倫不類。荷蘭代表妄稱其政府業已遵行關於此事之決議案實係對安理事會之一種侮辱。

荷蘭代表在其陳述之結語中，終於吐露其政府之用心。渠稱荷蘭政府期望於“數星期內能成立一印度尼西亞聯邦政府，以擔當民主政府固有之職責”。

吾人能信賴荷蘭政府之誠意耶？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領袖現均被禁在一小島，其與部屬之往來均被阻斷，而各島嶼人口之大多數均係服從此等領袖者。荷蘭政府稱行將成立以民主為基礎之政府。惟在荷蘭政府所定條件之下究如何而能實現，本人殊感茫然。

本人關於該決議案不欲多言。蓋無論何人均不能強辯其業已遵行也。惟願就該問題對放歐洲之影響約略言之。其對亞洲之影響則無須本人贅陳矣。

理事會各理事均知亞洲各國及其他若干國家行將在新德里舉行會議，對此整個問題加以討論。吾人觀諸各國接受邀請之踴躍當知問題性質之嚴重。吾國總理之言如不採行有效對策，則其結果必使整個亞洲甚至整個世界遭殃者，並非故意危言聳聽也。

茲請就該問題對歐洲之影響，約略言之。該侵略國為西歐聯盟或所謂北大西洋公約參與國之一。亞洲此種演變不免引起疑問：即該公約之命意究竟何在？吾人不免懷疑，公約既予該國安全保障，豈復准其在地域危害安全而擾亂世界和平耶？該國必將設法爭取聯盟內其他各國之支持，本人認為此等國家在決定支助聯盟前，對該問題之此一方面定能詳加考慮。

第二點在於馬歇爾計劃給與西方各國經濟建設之援助。此點並非利用馬歇爾計劃或其援助作為政治壓力之工具問題。現代戰爭絕不能無充分之經濟資源。印度尼西亞及其他國家受此項演變之嚴重影響者誠得請求美國考慮對於利用其所給與之資源以謀在東亞恢復帝國主義之國家是否應繼續予以接濟。

美國以寬大態度實施馬歇爾計劃，無非欲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此一國家既接受援助而在世界之另一角製造事端在國際上發生極嚴重之影響，是誠破壞歐洲經濟復興計劃之原意。是以對於荷蘭之援助應否繼續確有考慮必要。

本人在現階段中關於該問題之如何解決不欲提議任何具體辦法。此事必須先在會外商討，然後方能提出建議。本人至願理事會注意此一情勢性質之嚴重，蓋本人所聞之若干非正式表示不禁使人悲觀。有主張任其自然由時間解決一切者，據謂若放任事物自然發展，最後必有解決之一途。側聞此種論調，本人不禁憶及大經濟學家 Lord Keynes 遺著之一節。渠於一九三〇年後世界經濟恐慌高潮中論及當時經濟學家之態度。余已不復記及其原文，僅憑記憶所及而已，其言有云：吾儕經濟學者當此嚴重經濟恐慌時期，如所能為世界告者仍不外一切事物終必趨於好轉，所謂否極泰來，則吾人之任務未免過於輕易而無謂。舟行大海中遇巨浪襲擊行將沉沒而吾人慰其水手曰耐之，海面終必平靜，是何言歟？吾人早已滅頂，何待曠日持久。

吾人今日如因任何原因而致行動有所遲疑，或安全理事會因故不起而應付局勢，則必有嚴重後果。非特印度尼西亞可喪失獨立，即安全理事會及整個聯合國之效能，亦必因此種不行為而受致命打擊。

余希望安全理事會對於荷蘭政府之挑釁能作迅速有效之應付，以為未來侵略者之戒。Mahmoud Fawzi Bey (埃及)：茲擬就安全理事會當前問題，作一初步陳述。

埃及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無論在會內或會外均非常關注。此實有關和平與自由之問題。世界茲方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勢力範圍種種束縛或野心之中脫穎而出，經由聯合國依據憲章組成新天地，而此一民族則為求保全其特性並生活於此新世界中而從事奮鬥。

當前問題實為一種惡疾之徵兆，吾人創造和平世界之努力備受此種惡疾之影響。此一疾患得名之曰“既成事實”之症。吾人目擊遷就因循“既成事實”之事例已不一而足。而其遷就也竟不問其是否好歹，且往往遷就極壞之“既成事實”。

吾人深知安全理事會關於印度尼西亞問題曾幾度誠意努力盡責。但其努力也若非失之不足，要皆消極、猶豫，對於此種情勢之嚴重性即局部而論，亦未能應付。

十二月二十二日哥倫比亞、敘利亞及美國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聯合決議案草案[S/1142]。該草案並不十分有力量，而仍未獲安全理事會通過，結果削弱而成十二月二十四日所通過之決議案[S/1150]其中關於將軍隊撤回原據部位一段未獲通過。由於此次刪削修改之結果，吾人僅得十二月二十四日脆弱無力之決議案，其中僅云停止敵對行為及立即釋放總統及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來所拘禁之政治犯。即此軟弱決議案亦未能實施。此實任何人所不能否認者，即荷蘭代表亦不能否認之。

停止敵對行為一事之處理非常奇特。余誠不忍言之，荷蘭政府已盡其挑選取捨之能事，在其願意停止攻襲之地方即停止攻襲，其不願停戰之地方則依然攻擊。即釋放政治犯一事亦成爲一種笑柄。此種事態余誠不知其將伊於胡底。但願其能不久，至盼其能不久。

吾人現有兩種辦法可供選擇：屈服於武而力遷就既成事實或由聯合國及其會員國，尤其安全理事會及各理事國擔當聯合國憲章規定之責任。本人並非提議遽作任何決定，惟本案經安全理事會之討論與審議已歷多月，究竟再欲討論幾久？吾人究欲何待？對於此種情勢之事實，憲章之條文，安全理事會全體及各理事國之責任豈尚有含糊不解之處耶？本人認爲對任何一點均不能再有疑義。

本人擬更率直言之，論者或謂聯合國無軍隊或他種力量可供調遣以應付此種情勢。關於軍隊一層。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及聯合國各會員國所負責任非特載於第四十三條即在第四十三條未能付諸實行之前，在第一〇六條內亦有規定。余固不願事態演變至於引用此項條文之境地，余虔誠求其倖免。但余認爲安全理事會至少應採取較過去爲更堅決之立場，此非特爲印度尼西亞人民利益所關，余敢斷言，亦且爲荷蘭本身利益之所繫焉。

荷蘭政府欲從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之舊時代進入吾人現所賴以生存之聯合國與自由之新時代，此即使各民族均有發展之均等機會與權利——不受壓制而得自由生存發展之新時代，惟其在過渡之中似乎頗費躊躇。余再進言，安全理事會如能毅然以種種自由原

素灌注於荷蘭與此不幸印度尼西亞之相互關係，即於荷蘭本身亦大有裨益。

吾人其能期望軍隊撤回原駐部位，政治犯一律釋放，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得有生存發展之環境與機會，且不再以任何軍事援助給與荷蘭政府以免荷蘭用以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繼續作戰乎？吾人能否希望今後談判均受聯合國監督協助，俾排除各種壓力與不良影響而免談判變質不認真進行乎？

本人今日不欲多談此事 但願爲吾代表團保留今後發言之機會。

主席：除非理事會尙有其他理事或依據第三十一條參加討論者尙欲發言，擬即宣布散會。吾人已聽取許多重要陳述並已收到理事會派駐當地之代表所具報告書，即斡旋委員會及領事委員會之報告書。理事會各理事似需時間研究。印度代表亦正確表示吾人在理事會繼續審議此重要印度尼西亞問題前，須先自商討。

是以本人提議理事會散會至一月十一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再繼續討論。如無人反對，理事會即散會，下次會議照本人提議之時間舉行。

Mr. MAKIN（澳大利亞）：本人在此時發言，甚感躊躇，按本案事關緊要，理事會可否提早在一月十日星期一舉行。各同仁當能體察時日 跼，徒使情勢益趨困難，本日頃方申述吾人對於此項情勢必須儘速採取行動，是以至盼理事會會議及早舉行。謹將星期一集會一節，請主席裁示。

主席：本人曾與理事會各同仁商談，有人主張以星期一天留供諮商查詢，吾人如先事諮商，再於星期二開會，則會議進行可更順利。本人悉憑理事會決定，且與各同仁抱有同感，深知此事緊要，不應延誤時日，但本人必須指出，如此辦法並非耽誤時間，蓋如照本人提議在星期二開會，則吾人既有更詳盡之情報，會議進行亦有比較順利之機會。

理事會各同仁對此問題，現既無人發言，則決定於一月十一日星期二午後三時重行集會。

（午後六時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Pty. Ltd.
255a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ía Científica y Literaria
Avenida 16 de Julio 216
Casilla 972
La Paz
- 加拿大**
The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reet West
Toronto
- 智利**
Edmundo Pizarro
Merced 846
Santiago
- 中國**
上海 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ía Latina Ltda.
Apartado Aéreo 4011
Bogotá
- 哥斯大黎加**
Tre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René de Smedt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拉夫**
F. Topic
Narodni Trida 9
Praha 1
-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Calle Mercedes No. 49
Apartado 656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Muñoz Hermanos y Cía.
Nueve de Octubre 703
Casilla 10-24
Guayaquil
-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阿比西尼亞**
Agence éthiopienne de publicité
P. O. Box 8
Addis-Abeba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auskatu
Helsinki
-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 希臘**
"Eleftheroudakis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Place de la Constitution
Athènes
- 瓜地馬拉**
José Goubaud
Goubaud & Cía. Ltda., Sucesor
5a. Av. Sur No. 6 y 9a. C.P.
Guatemala
- 海地**
Max Bouchereau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î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
sonnar
Austurstreti 18
Reykjavik
-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Scindia House
New Delhi
- 伊朗**
Bangahe Piaderow
731 Shah Avenue
Téhéran
- 伊拉克**
Mackenzie & Mackenzie
The Bookshop
Baghdad
-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Place Guillaume
Luxembourg
-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 紐西蘭**
Gordon & Gotch Ltd.
Waring Taylor Street
Wellington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P. O. 1011, G. P. O.
Wellington
- 尼加拉瓜**
Ramiro Ramírez V.
Agencia de Publicaciones
Managua, D. N
-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gt. 7A
Oslo
-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u, S. A.
Casilla 1417
Lima
- 菲律賓**
D. P. Pérez Co.
132 Riverside
San Juan, Rizal
- 波蘭**
Spółdzielnia Wydawnicza
"Czytelnik"
38 Poznańska
Warszawa
- 瑞典**
A.-B. C. E. Fritzes Kungl.
Hofbokhandel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Vevey,
Montreux,
Neuchâtel, Berne, Basel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urich 1
-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Istanbul
- 南非聯邦**
Central News Agency Ltd.
Commissioner's & Rissik Streets
Johannesburg and at Capetown
and Durban
- 英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 E. 1
and at H. M. S. O. Shops in
London, Birmingham, Edin-
burgh, Manchester, Cardiff,
Belfast and Bristol
-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 烏拉圭**
Oficina de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Av. 18 de Julio 1333 Esc. 1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Escritoria Pérez Machado
Conde a Piñango 11
Caracas
- 南斯拉夫**
Državno Preduzeće
Jugoslovenska Knjiga
Moskovska Ul. 36
Beograd

[49C1]